



爱的“大厨”

□许超

在我小的时候，掌管我们家厨房的是母亲。母亲身材矮小，却有着一双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妙手，即使没有什么高级的食材，也能变出美味的一日三餐。那些花样繁多、口味上佳的主食，荤素搭配、营养全面的汤菜，承载着母亲对我们毫无保留的爱，是我永远难忘的美好回忆。

我们家并不富裕。父亲与母亲皆是在农村出生，恢复高考后通过考试改变了命运，他们大学毕业被分配回县城工作，虽然吃上了“国库粮”，但是上需赡养父母，下需养育子女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是拮据。勤俭节约是他们一直秉承的原则。但母亲曾说，外婆告诉她，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，没钱可以不穿新衣服，饭却一定要吃好。因此，虽然条件有限，母亲还是会想方设法丰富我们的一日三餐。那时我们住平房，母亲在小院里垒了一个鸡窝，养了两只鸡，这样我们每天都能吃上鸡蛋；院子一侧被她整出一小片地，农学院毕业的她一年能种上三四种不同的蔬菜，还有屋顶爬的丝瓜、墙角木头上的木耳，各色菜品红黄紫绿，送上餐桌

一瓶葡萄酒

□郭华

要搬新居了，我收拾东西时，在橱柜后翻出了一瓶干红葡萄酒。捧着这瓶酒，我的思绪像风一样飘到了20年前。那是1998年的一个周日，我帮朋友搬家，临走时朋友送给我们每人一瓶干红葡萄酒。朋友说：也不算什么好酒，每瓶100元左右，略表心意。我知道，这是朋友的客气话。身患高血压的我早已知道干红葡萄酒的诸多好处，如软化血管、抗衰老、杀菌减肥等。面对自己早已发胖的身体和逐日升高的血压，妻子劝我坚持喝干红葡萄酒，但想想自己每月不足五百元的收入，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。

从朋友家出来，我揣着干红葡萄酒，像揣着一颗宝石一样小心翼翼地回到家。在路上，我就打算回家找个干燥阴凉处放好这瓶酒，慢慢喝，一顿喝两酒盅，让它的作用完全发挥出来。

时色香味俱全。我和姐姐总是能吃得心满意足。

母亲做饭好吃是有口皆碑的。那时我的表哥表姐们一到周末节假日，就喜欢往我家跑，为的就是蹭顿母亲做的饭。每次大家都会吃得风卷残云一般，手慢一点就抢不到。“光盘”是对厨艺最高的褒奖。

时光如水，缓缓流过。我们慢慢长大，父母逐渐变老，我们家的厨房里，开始有了父亲的身影。父亲年轻的时候，在家吃饭的次数屈指可数，更别提给我们做饭了。他做了一辈子警察，年富力强时，总是冲在第一线，直到身体实在跟不上，才退居二线。那时，母亲也因年纪渐长，免疫力下降，出现了天一冷早起就会过敏长湿疹的状况。于是，父亲便从母亲手中接过了做早饭的任务。

最初，父亲做的早饭令我们一言难尽。一周七天，一月四周，每天都是炆锅面。虽然父亲很有厨艺天赋，简单的炆锅面做得也很好吃，可也耐不住天天吃。后来我与姐姐提出抗议，父亲又加入了紫菜蛋花汤，与炆锅面交替进行……最后，母亲提前包好水饺和小馄饨冻

在冰箱，才使我们的早餐种类丰富至四款。

再后来，我和姐姐相继离家读大学，又各自工作、成家，父母也都退休了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家的“大厨”完全变成了父亲。现在节假日，我带着丈夫孩子回去看他们，父亲一人就可以准备出一桌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餐，还能兼顾所有人的口味，进步之神速，简直令人不敢相信。母亲说，自从父亲退休，她这个“大厨”也“被”退休了，不仅是厨房，就连一些扫地、拖地之类的家务，父亲也不再让她插手。现在她每天睡到自然醒，睁眼饭是热的，家是干净的，不用再接触清早的冷空气，也不再过敏，日子过得别提多舒心了。对此，父亲只是笑而不语，继续任劳任怨做他的“大厨”。

我一直觉得，一个家里最充满爱意的地方就是厨房。一日三餐都是从厨房制作，“大厨”把满腔爱意与食材一起烹饪，家人吃进嘴里的每一口食物便都浸透了满满的爱意。就像父亲，他从未对母亲说过什么动听的话语，却把爱意融入了他烹饪的每一餐饭食中。

父亲的“掌中花”

□王举芳

每天早晨，我都会碰到那对父女。稍显沧桑的父亲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，后座上坐着他的女儿。远远看去，年轻的女孩犹如一朵花。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童年也是这样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度过的。

那时候我刚上一年级，母亲给我买了一身连衣裙，上面有花枝缠绕的图案。母亲为我梳了辫子，扎上两朵绯红色的花，我望着镜中的自己，欢喜得像只小鹿。

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，两只腿儿不闲着，来回摆动。父亲一个劲回头嘱咐我别乱动。我喜欢看自行车在路上歪歪扭扭地前行。上坡路，父亲下来推着自行车走。我蹦下自行车，在路上疯跑。父亲看我调皮，一双大手抱起我，把我放在自行车的前梁上，说：“一个女孩子，怎么这么不稳重呢？女孩子要像花一样，庄重文雅。”我那时不知道什么叫庄重文雅，但我知道花总归是漂亮美丽的。

因为中学距离我们家有多里地，所以我不得不选择住校。父亲去送我时，车后座上放着母亲为我缝的新被子，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，父亲双手握着车把，把我圈在他的怀里。我需要稍稍低下头，此时的我已经长高，不低头会挡着父亲的视线。

不经意间，我侧头看父亲，他的鬓角竟有银丝闪亮。“爸爸，你长白头发了啊！”我惊呼。

“长白头发有什么稀奇？就像树一样，到了秋天叶子就黄，这是很正常的事。”父亲淡淡地说。

“可是，明年叶子还会再绿，人是不能再变成少年的。”我竟有一些小小的伤感。

“傻孩子，不是还有你吗？你就是我的希望啊！”父亲望着我笑了。

父亲是一棵树，我是树上的花朵，他用父爱供养我，让我无拘无束地生长，无忧无虑地微笑。

就这样，一过十八年。

那是早春二月，花儿还没有热烈地开，只有迎春花和杏花在寂寥地开着。父亲病倒了，病得很重。我推着自行车送他去医院，父亲坐在后座上，瘦削的身体如一株还沉浸在冬天不愿醒来的树，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春天的气息。我的脸上开始有汗冒出，父亲从自行车上下来，与我并肩走着，他枯瘦的手握住我的手，给我一股无形的力量。

父亲和树一样坚强，他在百花盛开的初夏，带着满脸笑容回到了家。我与他相拥而泣。

父亲说：“虽说女孩如花，略显娇嫩，但无论遭逢多大的风雨，都不要轻言放弃或退让。”

那个秋天，父亲还是走了。我走过远远时光，走不出父亲如树一样的荫凉。

我看着那个父亲，一手握着车把，一手向后圈住女孩，像呵护一朵花般小心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原来每个女儿都像一朵花，永远被父亲高举在温暖的掌中。